

# 粵語古全濁聲母今讀濁音的類型及成因 ——兼論古全濁聲母今讀在方言分區 中的作用\*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7(5) 661–678  
© The Author(s) 2016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sagepub.co.uk/journalsPermissions.nav](http://sagepub.co.uk/journalsPermissions.nav)  
DOI: 10.1177/1606822X16637063  
[lin.sagepub.com](http://lin.sagepub.com)



侯興泉

暨南大學

論文通過歸納粵語古全濁聲母今讀濁音的類型，重點討論每種類型的成因，並試圖重構原始粵語古全濁聲母的音值。文章認為原始粵語古全濁聲母的音值應為帶有氣嗓音性質的濁音，該音值首先導致粵語的聲調系統分化為陰、陽兩大類型，然後其音值逐步變為一個冗餘特徵，濁音成為冗餘特徵是導致其今後多種演變方向最為重要的原因。論文還重新討論了古全濁聲母今讀在漢語一級方言分區中的有效性，對此我們持否定的態度。

關鍵詞：粵語，古全濁聲母，音值構擬，方言分區

## 1. 引言

學界一般將粵語歸為古全濁聲母已經清化的漢語方言，如余靄芹 (1988)、李新魁 (1990)、李小凡、項夢冰 (2009:197) 等學者在討論粵語語音特點的時候都提到古全濁聲母在粵語中已經清化。伍巍 (2007:167) 在列舉粵語古全濁聲母今讀特點的時候措辭比較謹慎，他介紹粵語語音的第一個特點是「古全濁聲母在多數方言中清化」。伍文只是強調多數粵語方言古全濁聲母今讀已經清化，這意味著還有部分粵語仍讀濁音，至於是哪些粵語，並沒有說明。據我們所知，辻伸久 (Tsugi 1980)、鄭張尚芳 (1995)、邵宜 (1997)、侯興泉 (2006)、莊初昇和張凌 (2010)、邵慧君 (2012) 都曾報導過粵語古全濁聲母今讀仍為濁音的方言。本文結合前人以及自己的調查研究，重點介紹粵語中那些古全濁聲母依舊讀作濁音的方言，歸納其類型並討論其成因，通過重構其早期的音值探討粵語古全濁聲母的古今演變，最後討論古全濁聲母今讀在漢語一級方言分區中的作用。

清濁是中國傳統音韻學中的一對術語，指的是輔音聲母中的兩個相互對立的概念。用現代音位學的理念來理解，清濁相當於輔音音位中的一對區別性特徵。清濁的語音表現為發濁

\* 本文獲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暨南啓明星計畫，編號：15JNQM024）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編號：12CYY008）資助。感謝匿名評審專家提出寶貴的修改意見。文中若有錯誤，均由筆者負責。

音的時候聲帶振動而發清音的時候聲帶不震動。在實際的語言當中，聲帶震動的濁音具體來說還可以細分為若干個小類：一類是通過肺部氣流發出的普通濁音，如 [b]、[d]；一類是通過非肺部氣流發出的特殊濁音，如濁內爆音 (voiced implosive) [b̥]、[d̥]；還有一類是濁的氣嗓音 (breathy voice) 或低語音 (murmur)，通常叫做濁送氣音，如 [bf̥]、[df̥]。最後一種類型的濁音還有相應的變體形式，即學界常說的清音濁流，常記作 [ph̥]、[th̥]，清音濁流本質上還是屬於發聲態中的氣嗓音或馳音這一類音。在古全濁聲母今讀濁音的粵方言中，濁音的具體音值包括了以上所談的各種次類型的發音。

## 2. 粵語古全濁聲母今讀濁音的方言

### 2.1 基本讀作濁音的粵語

辻伸久 (Tsugi 1980:12–15) 最早報導廣西粵語跟其他地方粵語最為明顯不同的音系特徵是很多音節有所謂「低語音」或「氣嗓音」之類的濁擦音，這些帶濁感的聲母跟趙元任在《現代吳語的研究》所描寫的吳語的濁送氣聲母非常相似，清音開始緊跟著耳語似的摩擦釋放，即學界常說的清音濁流。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廣西粵語帶濁感的聲母都來自古代跟陽調相配的全濁聲母。但是辻伸久 (Tsugi 1980:13) 同時也指出，在他所調查的廣西粵語中，濁聲母的強弱程度是有區別的：「容縣、岑溪和玉林的濁音感最強；石南、思賀和賓陽次之，但濁音感仍很明顯；南寧最弱，僅以自由變體的形式出現；蒼梧已完全清化。」下面以容縣為例列舉濁音聲母例字及注音如下：

例字：盆 同 旗 茶 絶 船 肥 厚 霧 耐 月 危 流  
 音標：pɸun<sup>21</sup> tɸuŋ<sup>21</sup> kɸi<sup>21</sup> cɸa<sup>21</sup> tɸüt<sup>2</sup> ʂɸün<sup>21</sup> ɸɸwi<sup>21</sup> ɸəw<sup>13</sup> mɸu<sup>21</sup> nɸoy<sup>21</sup> nɸüt<sup>2</sup> ɳɸa:y<sup>21</sup> lɸəw<sup>21</sup>

鄭張尚芳 (1995:16) 指出粵北連山粵語「古全濁字今讀濁音。平聲字濁音最強，為**b̥**、**d̥**等，仄聲讀成清音濁流的 **p̥**、**t̥**等。有時仄聲尤其去聲的濁流也可消失，但仍保持古塞音聲母的三級分法」。連山粵語古全濁塞音聲母保留濁音的部分例字如下所示（節選）：

例字：佛 婆 白 田 碟 窮 舊 蟲 直 坐 絶 鞋 滑 雲 葉  
 音標：fved<sup>8</sup> bɔ<sup>2</sup> bag<sup>8</sup> din<sup>2</sup> ded<sup>8</sup> goŋ<sup>2</sup> dʐvu<sup>6</sup> zoŋ<sup>2</sup> dʐeg<sup>8</sup> zœ<sup>4</sup> zod<sup>8</sup> hai<sup>2</sup> huæd<sup>8</sup> huen<sup>2</sup> hid<sup>8</sup>

鄭張尚芳 (1995:17) 還指出連山以南的陽山粵語中也有陽調讀濁或帶濁流現象，如：盤 [bon<sup>2</sup>]、甜 [den<sup>2</sup>]、拳 [gyn<sup>2</sup>]、群 [guen<sup>2</sup>]、長 [dyon<sup>2</sup>]、鋤 [dʒɔ<sup>2</sup>]、陳 [dʒen<sup>2</sup>]、舅 [kɸiu<sup>4</sup>]、弟 [thai<sup>4</sup>]、造 [ɸho<sup>6</sup>]、共 [kɸoŋ<sup>6</sup>]、大 [thai<sup>6</sup>]、白 [pheeag<sup>8</sup>]、局 [kɸog<sup>8</sup>]、絕 [ɸhyd<sup>8</sup>]、習 [ɸhap<sup>8</sup>]。

總的來看，辻伸久和鄭張尚芳報導的古全濁聲母今讀濁音的粵語方言應屬同一種類型。兩位學者都指出在這些方言中存在濁音清化的現象，只是有的方言濁音清化的過程沒能看到條件，有的方言如連山粵語的清化則跟聲調有關。

## 2.2 部分讀作濁音的粵語

古全濁聲母今讀部分讀作濁音的方言主要分布在廣東跟廣西交界區較為偏僻的粵方言中，目前見諸報導的有廣東封開羅董話（邵宜 1997；侯興泉 2006）、化州上江話（邵慧君 2012）以及廣西賀州的鋪門話（莊初昇、張凌 2010）。這三個方言總的來說都屬於部分讀作濁音型（保留濁塞音為主），但是讀作濁音的具體情況各不相同，下面我們分別進行介紹。

### 2.2.1 廣東封開羅董話

據邵宜 (1997:44) 報導，廣東封開封川（羅董）話的古全濁擦音、塞擦音聲母今讀已清化，古全濁塞音並、定、群母今讀為 [b]、[d]、[g]。但從文中聲母特點部分的例字可知羅董話並、定母今讀既有濁音 [b]、[d]，也有清音 [p]、[t]，群母今讀主要是清音 [k]。侯興泉 (2006:27) 再次調查時發現羅董話的群母已全部清化，並定母大多保留濁內爆音或普通濁音，部分字清化為不送氣塞音。之後幾年筆者曾多次去調查封開粵語，發現羅董周邊的杏花、漁澇等鎮的粵語亦有類似的現象。復查材料時還發現羅董話並定母清化的那部分字其實跟聲調和文白都有關係，跟陽平 (243) 相配的並定母文讀字多已清化（也有個別白讀字），跟其他陽調相配的並定母絕大部分還保留普通濁音或濁內爆音。羅董話並、定、群母今讀部分例字如下所示（嚴式音標記音）：

並母：平 [ben<sup>243</sup>]、坪 [pen<sup>243</sup>]、皮 [bi<sup>243</sup>]、脾 [pi<sup>243</sup>]、排 [pai<sup>243</sup>]、抱 [bəu<sup>213</sup>]、被 [bi<sup>213</sup>]、辦 [ban<sup>21</sup>]、病 [beŋ<sup>21</sup>]、白 [bak<sup>21</sup>]、別 [biɛt<sup>21</sup>]  
 定母：糖 [dœŋ<sup>243</sup>]、螳 [tœŋ<sup>243</sup>]、頭 [dou<sup>243</sup>]、投 [tou<sup>243</sup>]、田 [din<sup>243</sup>]、淡 [dam<sup>213</sup>]、艇 [deŋ<sup>213</sup>]、豆 [dou<sup>21</sup>]、定 [deŋ<sup>21</sup>]、特 [dak<sup>21</sup>]、碟 [dip<sup>21</sup>]  
 群母：求 [kuŋ<sup>243</sup>]、勤 [kuon<sup>243</sup>]、舅 [ʃou<sup>213</sup>]、近 [kuon<sup>213</sup>]、健 [kin<sup>21</sup>]、櫃 [kübi<sup>21</sup>]、及 [kop<sup>21</sup>]、傑 [kit<sup>21</sup>]

朱曉農、寸熙 (2006:6) 提到他們所調查的廣西容縣粵語並、定母皆讀作濁內爆音 [b]、[d]，這跟辻伸久 (Tsuiji 1980) 報導的容縣話在音值上有出入，跟羅董話倒有相似之處。但因為朱文沒有提到其他古全濁聲母的今讀情況，故不好認定容縣跟羅董粵語是否屬於同一種類型。

### 2.2.2 廣東化州街白話

據邵慧君(2012)報導，廣東化州街白話（上江話）古「並、定」二母仄聲（今讀送氣者除外）和「幫、端」二母讀內爆音[6]、[d]<sup>1</sup>，其他古全濁塞音、塞擦音聲母在今化州上江話中已清化，其演變規律大致與廣州話相同：古全濁平聲今讀送氣清音，古全濁去、入今讀不送氣清音，古全濁上聲白讀送氣、文讀不送氣。如：「皮」[p<sup>hei</sup><sup>13</sup>]、「部」[bou<sup>31</sup>]（並母）；「台」[t<sup>huɔi</sup><sup>13</sup>]、「袋」[d<sup>uɔi</sup><sup>31</sup>]（定母）；「牆」[t<sup>hian</sup><sup>13</sup>]、「嚼」[tiak<sup>33</sup>]（從母）；「長~短」[t<sup>hian</sup><sup>13</sup>]、「仗」[t<sup>ian</sup><sup>33</sup>]（澄母）。同時，邵慧君也指出，化州上江話「古全濁聲母今讀送氣清音的字遠多於廣州話，以『群、從、邪、澄』母字居多，尤其是古濁塞音『群』母幾乎不論平仄今讀都送氣，與『並、定』母迥異」。整體來看，化州街白話古全濁聲母的今讀情況比較接近莊初昇(2007)所報導的粵湘桂三省（區）的土話、平話古全濁聲母今讀中的類型B，<sup>2</sup>區別在於化州街白話的並定母除了上聲送氣外還有平聲送氣，去入不是讀作清不送氣音而是讀作濁內爆音。

化州街白話並定母仄聲讀作濁內爆音，這跟羅董話相似。不同點在於化州街白話並定母今讀陽平、陽上多讀作送氣清音，其他古全濁塞音塞擦音聲母今讀也多讀作送氣清音，羅董話基本都讀作不送氣的清音。

### 2.2.3 廣西賀州鋪門話

莊初昇、張凌(2010)報導的廣西賀州鋪門話古全濁唇、舌、牙部位的塞音今讀還沒有完全清化，儘管單念的時候語圖上並沒有明顯的濁音特徵，但聽感上與來自古全清的塞音聲母還是有所不同。最為重要的是，這些古全濁聲母字在作為二字組詞語的後音節時經常出現明顯的濁音特徵（首音節若是入聲韻母，則有可能例外），可分別記為[b]、[d]、[g]。鋪門話的[b]、[d]、[g]只與陽調搭配，而來自古全清聲母的[p]、[t]、[k]只與陰調搭配。從音系學的角度來看，[b]、[d]、[g]可分別合併到[p]、[t]、[k]這三個音位之中。莊、張兩位認為把[b]、[d]、[g]獨立出來作為三個音位，比較有利於從微觀上解釋鋪門話中濁音清化的動態過程。也就是說鋪門話古全濁聲母今讀的特點是前字清，後字濁。

以上三種部分保留濁音的方言雖然不多，但是對於我們認識早期粵語古全濁聲母的清化過程卻有重要的意義。

<sup>1</sup> 李健(1996:9–10)把化州話古並、定二母仄聲的讀音記為b、d，在音值描寫上說這兩個音發音時鼻腔有輕微的吸氣。

<sup>2</sup> 類型B的全濁唇音和舌音的常用上聲字今讀清塞音時送氣，其餘讀清塞音時不送氣；其他古全濁聲母今讀清塞音、塞擦音時則一般都送氣，如粵北曲江縣的犁市，樂昌市的長來和北鄉；湘南汝城縣的城關；桂陽縣的敖泉等。

## 2.3 小結

粵語全濁聲母今讀全部或部分保留濁音的方言主要分布在廣東和廣西兩省的交界地區，其音值表現比較複雜，有聲調放鬆帶氣嗓音性質的濁音，也有聲帶拉緊、帶緊喉性質的濁內爆音，也有一般常見的普通濁音。這些不同音質的濁音是如何形成的？由於前人的報導多不探討其具體的成因，下面我們重點討論這個問題。

## 3. 粵語古全濁聲母今讀濁音的成因

### 3.1 基本讀作濁音型的成因

辻伸久 (Tsugi 1980) 報導的廣西容縣、岑溪和玉林等粵語以及鄭張尚芳 (1995) 報導的粵語連山話、陽山話都是基本讀作濁音的方言。這些地區的粵方言後人也多有調查，但再沒有發現類似濁音的報導。如北大方言調查隊 (2008) 曾對岑溪、蒼梧等地的粵語進行調查，發現古全濁聲母今讀已清化。《廣西通志·漢語方言志》(1998)、李連進 (2000)、周烈婷 (2000)、梁忠東 (2010) 都曾報導過玉林話，也不見古全濁聲母今讀濁音的報導。《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詹伯慧、張日昇 1994) 報導的連山（布田）話和陽山話，李冬香 (2004) 報導的陽山黎埠鎮下里話以及許潔紅 (2013) 報導的陽山諸鎮區方言古全濁聲母今讀都已清化了。

為什麼同一地區的粵語古全濁聲母今讀在不同的調查報告裡有不同的描寫？是音系處理的問題，還是因為所調查的具體方言點或發音人不同所造成的？抑或是同一方言點有新老派的問題？理論上來說，這些理由都有可能造成結果的不同。由於辻伸久和鄭張尚芳的調查材料時間相對較早，且都描寫到有濁音，故不宜用後來的材料輕易否定前人的研究。但就具體的音值描寫來說，由於濁送氣音的判定有一定的困難（聽覺的結果跟實驗的結果可能會有出入），對此我們可以存疑，期待今後更細緻深入的研究。就音系層面而言，把辻伸久和鄭張尚芳所描寫的濁音看作是聽感層面抽象的「濁」音位應無問題。由於鄭張尚芳對吳語的濁音音色比較熟悉，說明他所描寫的陽山一帶的粵語濁音其音色跟吳語的濁音接近（本人曾私下請教過鄭張尚芳，他說兩者的音感相近）。

辻伸久和鄭張尚芳所報導的讀作濁音的粵語基本都保留著陰高陽低的聲調格局，聲調的明顯分化使得濁聲母由原來的區別特徵變為可有可無的冗餘特徵，因此這些方言的濁音消失既可能是因為自身的演變結果，也可能是音系處理的結果（把這些粵語的濁音處理為清音在音系歸納上是完全可以的）。

由於廣東的連山、陽山以及廣西的鋪門、岑溪、容縣等粵語都分布在兩廣交界地區較為偏僻的山區地帶，這個區域在歷史上卻是早期粵語孕育和發展的中心地帶，該地區的方言保留了較多早期粵語的音韻特徵（諸如精組和知照組有別，疑日母細音仍讀鼻音等）。這些地方的粵語相比其他粵語，濁音清化時間較晚是有可能的。因此，我們認為這些濁音應該是早

期讀音的遺留。雖然目前音韻學界對古全濁聲母的音值究竟是送氣還是不送氣仍有爭論，但鑑於古全濁聲母送氣與否在古聲母系統中不起區別音位的作用，故古全濁聲母今讀送氣與否在音位層面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只需要強調其為抽象的「濁」即可。但從解釋的角度來看，中古漢語或原始粵語古全濁聲母的音值對於解釋後來的發展和演變還是比較重要的，因此我們會在第四節專門討論原始粵語古全濁聲母的音值構擬問題。

## 3.2 部分讀作濁音型的成因

### 3.2.1 羅董話古全濁聲母今讀的成因

廣東封開羅董話古全濁聲母今讀這種類型在見諸報導的方言中相對少見，但是有發音學上的根據。縱觀羅董話的整個古全濁聲母系統，古濁擦音、濁塞擦音以及古全濁塞音中的群母都已清化為不送氣清音。曹志耘 (2002:25) 在考察南部吳語古全濁聲母清化順序的時候曾有過一個重要的發現：「在一個方言裡，如果古全濁聲母系統是部分地發生了清化，從聲母的類別來看，最先清化的或者說最容易清化的是濁擦音聲母，其次是濁塞擦音聲母，而濁塞音聲母的變化速度是最緩慢的。」曹志耘敏銳地觀察到濁擦音和塞擦音比濁塞音更易清化的規律。根據羅董話和化州話的表現，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推論，古全濁塞音要是部分清化的話，通常是群母先清化，然後是並定母。有關古濁塞音清化的順序，潘悟雲 (2000:342) 和朱曉農 (2003:9) 都有討論過，尤以朱曉農的解釋最為全面與合理。羅董話和化州話則提供了活生生的方言例證。群母為什麼容易清化？趙元任 (1935) 早已給出一個很好的解釋：「這裡的理由不難找，從舌根與軟顎相接的地方到聲門那裡一共就沒有多大的空間可以像口腔較寬綽的 [b] 或 [d] 音那麼弄出些特別的把戲：聲帶稍微一顫動，那一點的空間馬上就充滿了氣成正壓力了。所以也沒有空間也沒有時間可以造成第九類那種懸掛的印象或是第十類那種往裡『爆發』的印象。本來舌根的爆發音不加上那些特別的把戲已經夠難成濁音了。」

羅董話有趣的地方在於古並定母今讀的多樣性，從數量上來看讀作普通濁音、濁內爆音和清爆音三者的比例大致相當。讀作普通的濁音估計是早期濁音的殘留，至於羅董話的並定母為什麼還有讀作濁內爆音的，侯興泉 (2006:28) 認為跟壯侗語的接觸有關。因為羅董話的幫端母受壯侗語的影響很早就讀作濁內爆音，而並定母跟幫端母所配的聲調明顯有別，故這些聲母的實際音值已經成為了冗餘特徵，受發音習慣的影響或感染，當地人把一部分的並定母讀作類似幫端母的濁內爆音是完全有可能的。有學者質疑羅董話的古並定今讀濁內爆音會不會是清化之後先跟幫端母合流，再一起變為濁內爆音的。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小，首先，有不少材料可以證明羅董話等粵語幫端母讀作濁內爆音明顯要早於並定母的清化，<sup>3</sup> 我們在 3.2.2 節會結合化州一帶的粵語做進一步的解釋。因此，即使並定母清化也不可能跟

<sup>3</sup> 可參考郭必之 (2005) 在分析粵北土話古全濁聲母演變類型二中的解釋。我們認同郭文幫端濁化在先，並定清化在後的分析，但並不認可他認為並定比群母更早清化的解釋。

幫端合流之後再一起變作濁內爆音的。再者，自生型的濁內爆音通常需要一個伴隨條件——高調，但羅董話並定母今讀濁內爆音的聲調基本都是低調，即使幫端沒有提前濁化，並定母清化後也很難跟幫端一起變為濁內爆音，因為幫端母配的是陰調類，具備朱曉農、寸熙（2006:5）所說的變為濁內爆音的條件，而並定母配的是陽調類，要主動變為濁內爆音就困難的多了。因此，羅董話並定母今讀濁內爆音那部分很可能是在其仍讀濁音的時候被幫端母的濁內爆音音值所感染而形成的，一則兩者都是濁塞音，聽感相似，二則陰陽調已然分化，並定和幫端處於音位互補的狀態，音值擴散很容易產生。而並定母的清化則是後來在具體調值和新老文白讀交互作用下而形成的。

### 3.2.2 化州話古全濁聲母今讀的成因

廣東化州白話的古全濁塞音清化順序也像羅董話那樣是先從群母開始，然後是並定母的平上聲。有所區別的是化州街白話群母清化後大多讀作送氣清音以及並定母平上聲也清化為送氣音。群母清化為送氣清音在音理上也是可以解釋的，王本瑛（1997:39）在研究湘南土話時指出：「發音  $k$  時聲帶以下的氣流已隨舌根除阻而釋出，聲帶以下的壓力需要多一點時間凝聚，所以需要較長的時間準備，因此舌根音  $k$  的送氣成分會比較長，唇塞音的送氣成分最短。所以，舌根音的發音位置使其傾向讀為送氣音，而不同於唇音和舌尖音。」做過語音聲學分析的人都知道，軟顎不送氣塞音的 VOT 通常會大於雙唇或齒齦部位的不送氣塞音，通常還會出現兩個甚至兩個以上的沖直條，這些聲學特徵都說明軟顎塞音除阻較慢，除阻後接母音時間較長，這些特徵都容易導致軟顎不送氣塞音向送氣塞音的轉變。化州話除了群母多讀為送氣音外，「從、邪、澄」母字也多讀作送氣清音（邵慧君 2012），這跟鑾江中下游的化州下江話和吳川的吳陽話（一般稱為吳化片粵語）表現相同，這應為區域性的語音特徵。

化州街白話的特色之處在於並定母的今讀：今讀平上為送氣清塞音，今讀去入為濁內爆音。並定母平上字的清化送氣既可能是自身演變的結果（受調值影響較早清化），也可能跟周邊的強勢粵語——高州話及廣州話的影響有關（高州話古全濁聲母今讀跟廣府粵語基本一致）。化州的下江話則受強勢粵語影響不大，古並定母清化後基本都讀作不送氣的清塞音。這裡最值得探討的是並定母去入字中濁內爆音的成因。李健（1996:20）認為「在化州話中，除了幫端分別讀作  $b$ 、 $d$  以外，上江話的並母仄聲和定母仄聲也分別讀為  $b$ 、 $d$ ，而其他古全濁聲母都分化為相應的清音，據以上情況看，古全濁聲母的並定，應該有一個順漢語濁音清化大勢先變為相應的送氣與不送氣的清音的階段，然後再進行本區域漢語和壯侗語的交融，分化為  $p$ 、 $t$  的部分和本讀清音（幫、端）的  $p$ 、 $t$  一起，再逆變為  $b$ 、 $d$ 。」朱曉農、寸熙（2006:6）雖不認可這是由於接觸而產生的音變，但也認為包括化州在內的粵語及閩語並定母的內爆化「不是直接從古代的濁爆音直接變成內爆音，而是先經歷了清化，分別與幫、端合流，然後一起硬化，再內爆化」。李、朱的分析都假設化州話上江話幫端母跟並定母的濁化（或內爆化）是同時進行和完成的。實際上並非如此，應是幫端母讀為濁內爆音在前，並定

母讀爲濁內爆音或清化在後。我們根據李健 (1996:20–21) 和邵慧君 (2007) 報導的材料發現，化州上江話從、邪母平聲讀 th，仄聲讀 t，跟精母合流，這說明化州話的端母讀濁內爆音應發生在從、邪、精母讀 t 之前，否則精組的這些聲母字也應當一起變爲濁內爆音。化州的下江話並定母一律清化爲 p、t，但跟幫端讀濁內爆音井然有別，也可以間接說明這一問題。

我們認爲化州上江話並定母仄聲很可能是在濁音沒有清化的情況下受幫端母讀音的影響逐步變爲濁內爆音的，理由如下：首先，化州上江話並定母的濁內爆音有普通濁音變體 [b]、[d]（邵慧君 2007），這種情形跟羅董話比較接近。一來兩者都是濁音，聽感比較接近，二則由於聲調已經分化，幫並和端定在音位上是互補的，因此讀音相互感染就不奇怪了。其次，如果化州上江話的並定母仄聲要發生清化，定母就會跟精、從邪合流，實際並非如此。第三，若是清化了以後再變濁內爆音，音理依據更加不足。配低調的並定母清音與配高調的幫端母濁內爆音無論是發音生理、人的聽感、或者聲學表現都差別很大，自然音變難以發生。

### 3.2.3 鋪門話古全濁聲母今讀的成因

廣西賀州鋪門話的這種類型在北部吳語中極爲常見，蘇州、上海一帶的吳語的古全濁塞音今讀很多時候是清音濁流，前字在語圖上的表現一般是爆破前無濁橫杠，後字爆破前有濁橫杠。這種類型極有可能是古全濁塞音今讀不論平仄一律不送氣型的中間階段，即古全濁塞音聲母先根據前後字的環境在前字清化，慢慢地在後字也逐漸清化。前字比後字容易清化估計跟發音時聲帶的緊張程度及能量的大小有關係，前字發音時聲帶由靜止狀態突然轉向發音狀態，聲帶通常會比較緊張，故易造成濁音的清化。而後字發音時聲帶已處在發音狀態，通常聲帶比較放鬆，故易維持濁音的發音。如果前字是母音尾，由於協同發音的影響，後字聲母更容易保留濁音。

部分保留濁音的粵方言爲我們瞭解粵語古全濁聲母清化的具體過程提供了很好的證據，同時也告訴我們濁音具體的清化過程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通常會受到多種內因和外因的制約或影響。

## 4. 原始粵語古全濁聲母的音值構擬及意義

### 4.1 原始粵語古全濁聲母的音值構擬

爲了更好地解釋粵語古全濁聲母的古今演變，有必要構擬原始粵語古全濁聲母的音值。雖然在音位學的層面我們只需要構擬原始粵語古全濁聲母讀音爲「濁」就可以了，但實際上「濁」的音值表現有多種，而很多音變其實是由某種具體的發音而不是抽象的音類導致的，因此構擬具體的音值對於解釋後來的音變也很重要。根據粵語仍有方言古全濁聲母讀作濁音

的情況以及其清化後的三種主要類型表現，<sup>4</sup>我們將早期粵語古全濁聲母的音值構擬為氣嗓音性質的濁音，即學界常說的濁送氣輔音。需要說明的是濁送氣音中的送氣其實是一種特殊的發聲類型，指的是在聲帶震動的過程中聲門沒有完全閉合導致漏氣，它跟清送氣輔音中的送氣成分性質有別。把它構擬為氣嗓音性質的濁送氣輔音有利於解釋粵語古全濁聲母的古今演變，理由有以下幾點：

第一，辻伸久和鄭張尚芳早期報導的廣西及粵北境內的一些粵語（多為勾漏片粵語）古全濁聲母今讀為氣嗓音性質的濁音，這些地區的粵語是早期粵語的中心區域，比廣府粵語保留了較多早期漢語或早期粵語的音韻特徵，諸如保留古無輕唇音和古無舌上音，精組跟知照組有別，疑日母細音多讀作鼻音聲母等特徵。因此，我們認為勾漏片粵語古全濁聲母中的濁送氣音（氣嗓音）當為早期讀音的存留。

第二，原始粵語古全濁聲母音值構擬為氣嗓音性質的濁音有利於解釋粵語陽調類的分化。孔江平 (2001:228) 通過對動態聲門類型的分析發現氣嗓音有三大特徵：（一）氣嗓音的基頻較低，（二）氣嗓音的開商較大，（三）氣嗓音的速度商很小。大家都知道粵語的聲調系統裡有較為整齊的四聲八調的分化，並且陽調類的調頭在絕大多數粵語裡都是低調。氣嗓音性質的濁音在發聲時由於聲門閉合不緊有漏氣，故喉下氣壓較小，很容易影響調頭基頻值的下降。這很好地解釋了粵語的陽調（陽平、陽上、陽去和陽入）的調頭為什麼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比相應的陰調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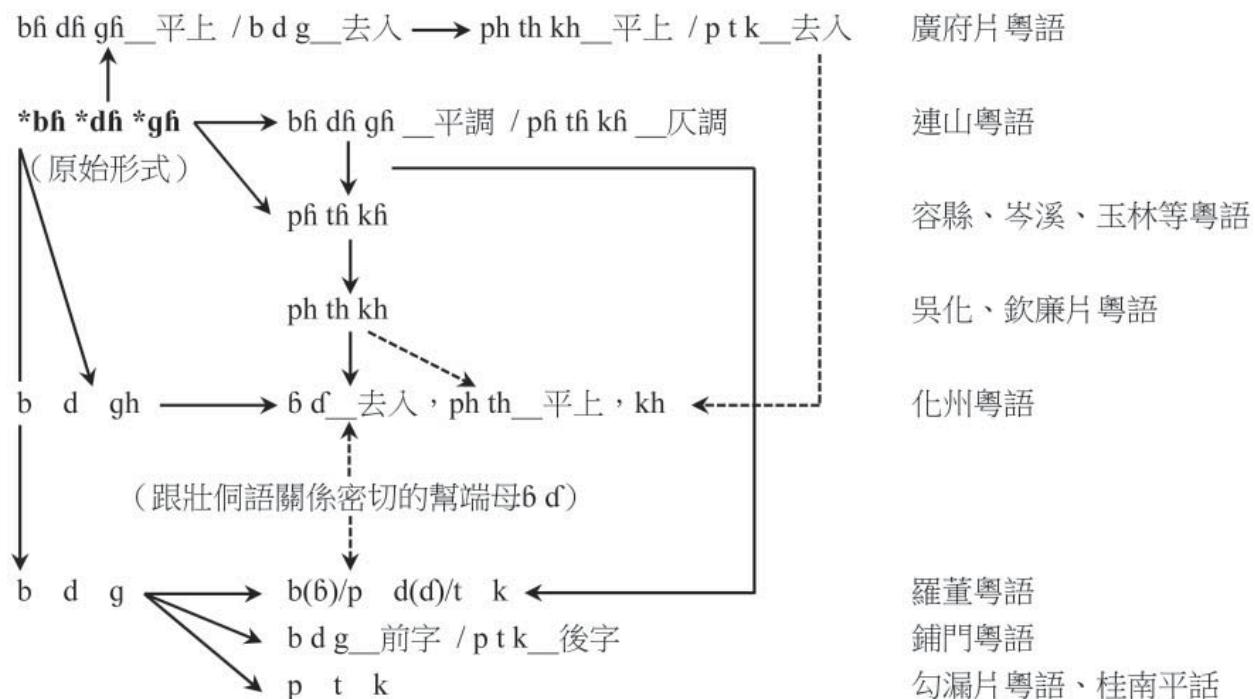
第三，粵語的陽調一旦明顯分化出來，原來依附在聲母之上的特殊發聲方式就會變成一個冗餘特徵，而冗餘特徵的變化或消失並不會造成音系格局的大變動，因此它就容易產生多種變化的可能：無論是變為普通濁音還是變為特殊的濁內爆音，抑或是清化為不送氣的清音，都不會造成古全濁聲母字跟古全清或次清字的混亂。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粵語乃至其他漢語方言古全濁聲母清化之後，會存在多種不同的讀音類型。

為了更清楚地顯示粵語古全濁聲母的讀音變化，下面我們以古全濁塞音的古今演變為例來進行說明，如〈圖 1〉所示（實線表示內部演變，虛線表示外部影響）。

## 4.2 原始粵語古全濁聲母音值構擬的意義

原始粵語古全濁聲母的音值構擬除了可以有效解釋粵語古全濁聲母的古今演變之外，對化解平話和粵語的系屬爭論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平話在《中國語言地圖集》(1990) 中其實是以工作假設的性質而分立出來的，故剛提出來就引起很大的爭論。李榮 (1989:249) 在《漢語方言的分區》裡說古全濁聲母今讀清塞音、塞擦音時送氣與否在粵語裡是分片的標準，但是平話獨立為一區的標準是什麼，並沒有明說。平話獨立為一區主要是根據廣西當地有平話的

<sup>4</sup> 粵語古全濁聲母清化的三大主要類型為：一是不管平仄一律不送氣，主要是勾漏片粵語和桂南平話；二是今讀平上送氣、今讀去入不送氣，主要是廣府片粵語；三為不論平仄基本都送氣，主要是吳化片和欽廉片粵語。



〈圖 1〉粵語古全濁塞音聲母的古今演變

說法暫時獨立出來的，初衷很可能是為了方便以後進行深入的研究。雖然張振興 (1997:247–248) 在〈重讀《中國語言地圖集》〉一文中確認了古全濁聲母今讀可以做為平話分區標準，認為「平話內部有桂南平話和桂北平話之分，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古全濁聲母今讀塞音塞擦音時，一般都是不送氣清音。這一點就足以把平話和廣西境內的其他漢語方言區別開來。因此，《地圖集》把平話單獨畫為一個方言區是可行的」，但是張文依然沒能解決勾漏片粵語和平話之間的關係問題，因為兩者都具備古全濁聲母今讀塞音、塞擦音基本不送氣的特徵。李連進 (2005) 把勾漏片粵語歸為平話貌似解決了問題，但實際上這只是一種技術上的處理，因為粵語研究者也完全可以根據這一特徵把平話歸為粵語（如伍巍 2001），更何況在核心地區的佛山粵語古全濁聲母今讀白讀也是多讀作不送氣塞音、塞擦音的（陳衛強 2012）。正如甘于恩、吳芳 (2005:148) 指出的那樣，大家在討論平話問題的時候經常忽略前提來談方言歸屬。很多學者習慣在不談何為平話，何為粵語的前提下討論桂南平話、桂北平話或勾漏片粵語的歸屬，把粵語和平話這一大前提視為眾所周知或默認，因此導致爭論眾多，各執一詞。

從本文對原始粵語古全濁聲母的構擬情況來看，原始粵語是保留濁音的，也即是說，粵語剛從漢語分化為一種獨立的大方言的時候仍是保留濁音的。這也就意味著使用古全濁聲母清化是否送氣這一標準來對粵語或平話進行一級大方言分區是不妥當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古全濁聲母的清化只可以作為粵語內部的分片條件。

## 5. 討論：古全濁聲母今讀在方言分區中的作用

在漢語方言的分區討論中，古全濁聲母的今讀情況一直都是用來劃分漢語一級大方言最為重要的音韻標準之一。早期的漢語方言分區並沒有明確的語言標準，到了趙元任 (1928) 才把古全濁聲母標準作為暫定的「工作假設」運用於吳語研究中。最早把古全濁聲母今讀標準系統運用到全國大方言劃分的學者估計是王力 (1936)，他在《中國音韻學》一書中將漢語方言劃分為五大系，其中首要的標準就是古全濁聲母的今讀。李方桂 (1939) 也明確提出了以中古全濁音（今讀塞音、塞擦音時）今送氣與否的發展作為漢語方言的劃分標準之一。自王、李之後的漢語方言分區標準基本上都優先運用了古全濁聲母今讀這條標準。由於王力和李方桂都沒有明確說古全濁聲母今讀這項語音標準只能運用在一級漢語大方言的劃分當中，因此在實際的分區和分片實踐中，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學界實際上是在各個層次的方言劃分中都運用了古全濁聲母今讀這一語音特徵。丁邦新 (1998) 把古全濁聲母今讀的音值看作是早期歷史性的音韻條件，並主張用早期歷史性條件作為方言大區的劃分依據，這是首次在理論和方法上明確了古全濁聲母今讀這項語音標準在漢語方言分區中的地位。王福堂 (2005) 也進一步論述了古全濁聲母今讀在漢語大方言劃分中的意義和地位。李小凡 (2005) 認為目前最具系統性和規律性的分類標準是古全濁聲母系統在今方言裡的不同映射，他只運用了古全濁聲母今讀這一條音韻標準就完成了對漢語大方言的劃分。

古全濁聲母今讀這一標準在分區中真的那麼重要嗎？也有部分學者對其在分區中的有效性表示質疑。余靄芹 (1988:44) 是較早提出要重新評估古全濁塞音、塞擦音的演變這條方言劃分標準的學者，她是在討論中古全濁塞音、塞擦音聲母在有些粵語方言裡演變不同時提出以上質疑的，她認為「單憑上述標準來劃分方言，那麼有些粵語方言得劃歸客贛系，有些得劃歸湘語系。可是這些方言實在更接近於其他粵語方言」。史皓元 (Simmons 2011:165) 認為塞音、塞擦音聲母三分不是分類學層面上的充要條件，他認為關鍵的標準在於調類的分合與對立，聲母在語音層面上的表現形式其實並不重要（至少在杭州、南通方言音系如此）。因此在他的分區理論和實踐中，古全濁聲母今讀這一標準基本上是棄用的。侯興泉 (2010, 2013) 從語音分區標準的層級及主次的角度論述古全濁聲母不適合作為一級方言分區的音韻標準。麥耘 (2013) 也從粵語和平話的關係討論中反思古全濁音今讀在方言劃分中的有效性。

本文通過對原始粵語古全濁聲母音值的構擬以及粵語古全濁聲母演變的討論，在侯興泉 (2010, 2013) 的基礎上進一步對古全濁聲母今讀在大方言分區中的有效性表示質疑，理由如下：

第一，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原始粵語古全濁聲母應該構擬為濁音，說明粵語在沒有分化為各種次方言之前古全濁聲母仍為濁音，那就意味著它跟原始客家話、原始吳語、原始湘語、原始閩語等方言一樣其早期形式都是濁音。<sup>5</sup> 這說明包括粵語在內的諸多南方漢語是在

<sup>5</sup> 項夢冰 (2005:274) 認為古全濁聲母在原始客家話中表現為清音濁流。湘語和吳語由於現在仍較多的保留濁音，其原始形式當為濁音無疑。羅杰瑞 (Norman 1974) 構擬的原始閩語古全濁聲母也是濁音。

古全濁聲母清化之前就已經形成了，那用古全濁聲母今讀尤其是清化後的讀音來劃分大方言，其結果肯定會跟歷史分析所得的結論相悖。就粵語本身而言，有諸多證據表明粵語的濁音清化是比較晚才發生的一種音變。譬如在兩廣分布較廣的勾漏片粵語古全濁聲母今讀基本不送氣清音應為很晚發生的一種音變，根據莊初昇（2004, 2007）的研究，他認為古全濁聲母清化的一般規律是早清化者為送氣音，晚清化者為不送氣音。即使是像廣府粵語的全濁聲母平上調今讀送氣清音，其時間也發生在古全濁上併入全濁去這個音變之後。更何況粵語至今仍有一些方言點基本或部分保留濁音。因此，古全濁聲母清化這一特徵對於粵語而言並不具備歷史深度。

第二，就目前所知，幾乎沒有一種大方言古全濁聲母今讀是單一的濁音清化模式，如粵語古全濁塞音今讀有一律不送氣、一律送氣以及平上送氣去入不送氣等多種模式；客贛語雖然以一律送氣為主，但也有一律不送氣的類型存在，客家話中有幾個常用字普遍都讀作不送氣清音；湘語古全濁塞音塞擦音今讀送氣與否的差異就更加明顯了，有的還保留濁音，有的是清化後一律不送氣，還有的是舒聲韻保留濁音，入聲韻清化讀送氣和不送氣的都有；吳語以保留濁音為主，但也有不少南部方言開始清化為不送氣清音；閩語中古全濁聲母今讀清塞音、清塞擦音時多數為不送氣，少數為送氣，送氣與否看似無規則，實則跟語言層次有關；<sup>6</sup>北方方言以平送仄不送為主體，但是在西北地區和膠遼半島也存在其他類型的清化模式。若嚴格按照古全濁聲母今讀來劃分大方言，一定會出跟現有 7 大方言區或 10 大方言區大相徑庭的分類結果。

第三，正如前面 4.1 節所述，古全濁聲母中的濁音一旦影響聲調使之明顯分化出陰調和陽調兩個系列之後，其濁音就逐漸變為一個冗餘特徵，冗餘特徵的變化由於不會引起字音格局的變化，因此它允許出現不同的音值。這也正可解釋各大方言區古全濁聲母今讀清化之後為什麼會有眾多的次類型。甚至完全不同的大方言內部也可以分化出相同的清化模式，譬如晉語（徐通鏘 1990）和粵語內部都有古全濁聲母今讀塞音、塞擦音不論平仄一律不送氣、一律送氣以及根據聲調為條件進行分化的模式。也就說濁音清化這個過程允許出現多種模式，各個方言選擇哪種具體形式具有一定的任意性。換句話來說不同方言區相同的清化模式有可能是平行創新的結果。

## 6. 結語

雖然大多數粵語古全濁聲母今讀已經清化，但是仍然有小部分粵語古全濁聲母今讀仍基本或部分讀作濁音，這些讀作濁音的粵語方言為我們重構原始粵語古全濁聲母的音值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證明。基本讀作濁音的粵語方言地處較為偏僻的早期粵語的中心區，因此應為古音的遺留。鋪門話、羅董話和化州話古全濁聲母的今讀說明粵語古全濁聲母在清化的過程當

<sup>6</sup> 莊初昇（2004）對閩語古全濁聲母今讀的研究現狀有較好的回顧和評述，整體來說大家比較認可李如龍（1985）的看法，即閩語古全濁聲母今讀送氣為早期層次，今讀不送氣為晚期層次。

中並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整體趨勢是擦音、塞擦音先清化，接著是軟顎塞音清化，最後才是雙唇和齒齦部位的塞音清化。雙唇部位的並母和齒齦部位的定母最晚清化的內部動因跟並定母的發音部位偏前有關，莊初昇（2007）在分析粵北土話、湘南土話和桂北平話中古全濁唇音、舌音今讀的特殊表現時已指出這點並詳細論證，筆者表示贊同。除了內因，外部的語言環境也不容忽視，我們認為這些粵語並定母之所以最晚清化某種程度上也跟壯侗語的影響有一定的關係。鋪門話、羅董話和化州話的幫、端母現在或歷史上主要讀作濁內爆音（其成因跟壯侗語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由於這些方言陰陽調明顯有別，因此幫並母或端定母在理論上已可合併為一個音位，這樣本來只在幫端母出現的濁內爆音就可以傳遞到並定母，從而使得並定母原來的濁音得到了強化，從而具備較強的抗清化的能力。最後清化的並定母在清化的過程中也會受到諸多內外因素的影響：有的受前後字的影響，在前字位置清化，如鋪門話；有的受聲調或權威方言文讀音的影響，如羅董話和化州話。

根據古全濁聲母仍讀濁音的粵語方言的實際表現，我們認為原始粵語古全濁聲母的音值為氣嗓音性質的濁送氣音，該音值首先使粵語的聲調系統地分化為陰陽兩類，呈現陰高陽低的格局，然後濁音逐步變為冗餘特徵，致使粵語古全濁聲母在清化的過程中呈現一律送氣或一律不送氣乃至依據聲調送氣等多種狀態。對原始粵語古全濁聲母的構擬及其演變的探討使我們再次檢討古全濁聲母今讀這一標準在漢語方言分區中的作用，我們認為古全濁聲母今讀在一級漢語方言的劃分中效果不大，因為很多大方言早在濁音清化之前就已經形成了，古全濁聲母清化作為一級方言內部的分片標準倒是合適的。

## 引用文獻

- Cao, Zhiyun (曹志耘). 2002. *Nanbu Wuyu Yuyin Yanjiu* 南部吳語語音研究 [A Phonological Study on Southern Wu Dialect].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Chao, Yuen Ren (趙元任). 1928. *Xiandai Wuyu de Yanjiu* 現代吳語的研究 [Studies in the Modern Wu Dialects]. Beijing: Tsing Hua College Research Institute.
- Chao, Yuen Ren (趙元任). 1935. Zhongguo fangyan dangzhong baofayin de zhonglei 中國方言當中爆發音的種類 [Types of plosives in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5.4:515–520.
- Chen, Weiqiang (陳衛強). 2012. Foshan Yueyu zhong de “Gouloupiān” yuyin ceng 佛山粵語中的「勾漏片」語音層 [Phonetic substratum of Goulou Yue dialects in Fosh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7<sup>th</s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Yue Dialects, December 8–9, 2012.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 & 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 (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 1990. *Zhongguo Yuyan Ditu Ji* 中國語言地圖集 [Language Atlas of China]. Hong Kong: Longman.

- Gan, Yu'en (甘于恩), & Fang Wu (吳芳). 2005. Pinghua xishu zhenglun zhong de luoji wenti 平話系屬爭論中的邏輯問題 [Some logical issues on the debate of classification of Pinghua]. *Guangxi Shehui Kexue* 廣西社會科學 [*Guangxi Social Sciences*] 2005.7:147–149.
-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Local History Compilation Committee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8. *Guangxi Tongzhi: Hanyu Fangyanzhi* 廣西通志·漢語方言志 [*Compil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in Annals of Guangxi*]. Nanning: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Hou, Xingquan (侯興泉). 2006. Guangdong Fengkai Luodonghua de zhuo neibaoyin 廣東封開羅董話的濁內爆音 [Voiced implosives of Luodong Yue dialect in Fengkai Guangdong]. *Minzu Yuwen* 民族語言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006.5:26–29.
- Hou, Xingquan (侯興泉). 2010. *Gouloupiān Yueyu yu Guinan Pinghua Yuyin Bijiao Yanjiu: Yǐ Fengkai Kaijianhua Wei Shuniu* 勾漏片粵語與桂南平話語音比較研究——以封開開建話為樞紐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Goulou Yue Dialects and Guinan Pinghua: Take Kaijian Dialect of Fengkai as a Hing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Hou, Xingquan (侯興泉). 2013. Hanyu fangyan quopian huafen yuyin biaozhun de cengji he zhuci 漢語方言區劃分語音標準的層級和主次 [On the hierarchy and weight of phonological conditions of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Jinan Xuebao* 暨南學報 [*Jinan Jour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3.9:147–154.
- Kong, Jiangping (孔江平). 2001. *Lun Yuyan Fasheng* 論語言發聲 [*On Language Phonation*]. Beiji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 Kwok, Bit-Chee (郭必之). 2005. Yuyan jiechu yu guilü gaibian: lun zhonggu quanzhuo shengmu zai Yuebei Tuhua zhong de biaoxian 語言接觸與規律改變——論中古全濁聲母在粵北土話中的表現 [Language contact and change of rules: the behaviors of Middle Chinese voiced initials in the Yuebei Tuhua].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1:43–73.
- Li, Dongxiang (李冬香). 2004. Guangdong Yangshan Libuzhen xialihua de yinxi ji qi tedian 廣東陽山黎埠鎮下里話的音系及其特點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Xialihua in Yangshan of Guangdong province]. *Shaoguan Xueyuan Xuebao* 韶關學院學報 [*Journal of Shaog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04.7:93–96.
- Li, Fang-Kuei (李方桂). 1939. Languages and dialects. *The Chinese Year Book* 4:43–51.
- Li, Jian (李健). 1996. *Huazhou Yueyu Gaishuo* 化州粵語概說 [*A Brief Study of Huazhou Yue Dialect*]. Tianjin: Tianjin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 Li, Lianjin (李連進). 2000. *Pinghua Yinyun Yanjiu* 平話音韻研究 [*Research on the Phonology of Pinghua*]. Nanning: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Li, Lianjin (李連進). 2005. Gouloupiān de fangyan guishu 勾漏片的方言歸屬 [Classification of Goulou Yue dialects]. *Minzu Yuwen* 民族語言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005.1:34–41.
- Li, Rong (李榮). 1989. Hanyu fangyan de fenqu 漢語方言的分區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89.4:241–259.

- Li, Rulong (李如龍). 1985. Zhonggu quanzhuo shengmu Min fangyan jindu de fenxi 中古全濁聲母  
閩方言今讀的分析 [Analysis of the pronunciations of the ancient voiced initial consonants in  
Min dialects nowadays].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985.1:139–149.
- Li, Xiaofan (李小凡). 2005. Hanyu fangyan fenqu fangfa zai renshi 漢語方言分區方法再認識  
[A review of the classification methodology of Chinese dialect].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05.4:356–363.
- Li, Xiaofan (李小凡), & Mengbing Xiang (項夢冰). 2009. *Hanyu Fangyanxue Jichu Jiaocheng* 漢語  
方言學基礎教程 [Fundamentals of Chinese Dialectolog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Li, Xinkui (李新魁). 1990. Yuefangyan yuyin tedian tanlun 粵方言語音特點探論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Cantonese]. *Guangdong Shehui Kexue* 廣東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1990.1:149–160.
- Liang, Zhongdong (梁忠東). 2010. *Yulinhua Yanjiu* 玉林話研究 [Research of Yulin Dialect].  
Chengdu: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 Mai, Yun (麥耘). 2013. Dui gu quanzhuoyin jindu de fangyan huafen xiaodu de fenxi: cong Pinghua  
yu Yuefangyan de guanxi shuoqi 對古全濁音今讀的方言劃分效度的反思——從平話與粵方  
言的關係說起 [A reflection on the validity of phonetic features of the ancient voiced consonant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diale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8<sup>th</s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Yue  
Dialects, December 7–8, 2013.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74. The initials of Proto-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27–36.
- Pan, Wuyun (潘悟雲). 2000. *Hanyu Lishi Yinyunxue* 漢語歷史音韻學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Peking University for Chinese Dialects Research Team (北大方言調查隊). 2008. *Cenxi Daye he  
Cangwu Liubao Fangyan Diaocha Baogao* 岑溪大業和蒼梧六堡方言調查報告 [Research  
Reports of Dialects in Daye Cenxi and Liubao Cangwu]. Manuscript.
- Shao, Huijun (邵慧君). 2007. Yuexi Maoming diqu Yue fangyan yuyin tedian zonglun 粵西茂名地區  
粵方言語音特點綜論 [A survey of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Yue dialects in Maoming  
district]. *Huanan Shifan Daxue Xuebao* 華南師範大學學報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7.1:78–85, 90.
- Shao, Huijun (邵慧君). 2012. Huazhou Jiebaihua (Shangjianghua) yinxi ji yuyin tedian 化州街白話  
(上江話) 音系及語音特點 [The phonology and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Huazhou Canton-  
ese]. *Nanfang Yuyanxue* 南方語言學 [South Linguistics] 4:1–6.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Shao, Yi (邵宜). 1997. Fengkai de fangyan 封開的方言 [Dialects in Fengkai]. *Hanyu Fangyan  
Lunwenji* 漢語方言論文集 [Collec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ed. by Jingbin Deng, 36–57. Hong  
Kong: Modern Education Press.

- Simmons, Richard VanNess (史皓元). 2011. *Hanyu Fangyan Fenqu de Lilun yu Shijian* 漢語方言分區的理論與實踐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Dialect Classification*], translated by Qian G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98. *Hanyu fangyan qufen de tiaojian* 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 [Criteria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Ding Bangxin Yuyanxue Lunwenji* 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 [*Selected Works of Ting Pang-Hsin on Linguistics*], 166–187.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Tsuji, Nobuhisa (辻伸久). 1980.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Guangxi Yue Dialects*. Tokyo: Kazama Shobo.
- Wang, Li (王力). 1936. *Zhongguo Yinyunxue* 中國音韻學 [*Chinese Phonology*].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 Wang, Futang (王福堂). 2005. *Hanyu Fangyan Yuyin de Yanbian he Cengci* 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 [*Phonetic Evolution and Historical Strata of Chinese Dialects*]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Wang, Pen-ying (王本瑛). 1997. *Xiangnan Tuhua zhi Bijiao Yanjiu* 湘南土話之比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n Southern Hunan Tuhua*]. Taiwa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Wu, Wei (伍巍). 2001. *Lun Guinan Pinghua de Yueyu xishu* 論桂南平話的粵語系屬 [*Pinghua in southern Guangxi belongs to Cantonese*].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01.2:133–141.
- Wu, Wei (伍巍). 2007. *Yueyu* 粵語 [On Yue group].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07.2:167–176.
- Xiang, Mengbing (項夢冰). 2005. *Kehua Yinyun Lun* 客話音韻論 [*The Phonology of Hakka*].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Xu, Jiehong (許潔紅). 2013. *Guangdong Yangshan Yueyu Yuyin Yanjiu* 廣東陽山粵語語音研究 [*A Phonological Study of Cantonese of Yangshan Coun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MA thesis.
- Xu, Tongqiang (徐通鏘). 1990. *Shanxi fangyan gu zhuoseyin, zhuosecayin jinyin de sanzhong leixing he yuyanshi de yanjiu* 山西方言古濁塞音、濁塞擦音今音的三種類型和語言史的研究 [Three types of the phonetic properties of the ancient voiced stops and affricates in Shanxi dialects and a discussion on the study of language history].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 1990.1:1–7.
- Yue-Hashimoto, Anne O. (余靄芹). 1988. *Yueyu yanjiu* 粵語研究 [A study of the Yue dialects].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 1988.2:42–50.
- Zhan, Bohui (詹伯慧), & Yat-shing Cheung (張日昇). (eds.) 1994. *Yuebei Shi Xianshi Yue Fangyan Diaocha Baogao* 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 [A Survey of Yue Dialects in North Guangdong].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Zhang, Zhenxing (張振興). 1997. *Chongdu Zhongguo Yuyan Ditu Ji* 重讀《中國語言地圖集》 [Rereading *Language Atlas of China*].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97.4:241–248.
- ZhengZhang, Shangfang (鄭張尚芳). 1995. *Gan, Min, Yueyu li gu quanzhuo shengmu jindu zhuoyin de fangyan* 賴、閩、粵語裡古全濁聲母今讀濁音的方言 [Features and properties of the

- ancient voiced consonants in Gan, Min and Yue dialects]. *Wuyu he Minyu de Bijiao Yanjiu* 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 [Comparative Studies among Wu and Min Dialects], 13–17.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Zhou, Lieting (周烈婷). 2000. *Yulinhua de yuyin xitong ji yuyin tedian* 玉林話的語音系統及語音特點 [Phonological system and features of the Yulin dialect in Guangxi Autonomous Region].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00.2:164–168.
- Zhu, Xiaonong (朱曉農). 2003. *Cong Qunmu lun zhuosheng he moca: shiyan yinyunxue zai Hanyu yinyunxue zhong de shiyan* 從群母論濁聲和摩擦——實驗音韻學在漢語音韻學中的實驗 [Initial QUN (群): how and why it changed its phonetic properties?].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03.2:5–18.
- Zhu, Xiaonong (朱曉農), & Xi Cun (寸熙). 2006. *Shi lun qing zhuo yinbian quan: jianlun Wu, Minyu neibaoyin buchuyu Dong-Tai diceng* 試論清濁音變圈—兼論吳、閩語內爆音不出於侗台底層 [On the voiceless and voiced sound change circle].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006.3:3–13.
- Zhuang, Chusheng (莊初昇). 2004. *Zhonggu quanzhuo shengmu Min fangyan jindu yanjiu shuping* 中古全濁聲母閩方言今讀研究述評 [The review of studies on phonetic features of the ancient voiced initials in Min dialect].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 2004.3:56–60.
- Zhuang, Chusheng (莊初昇). 2007. *Yuebei Tuhua Xiangnan Tuhua he Guibei Tuhua zhonggu quanzhuo chunyin, sheyin jindu de teshu biaoxian* 粵北土話、湘南土話和桂北平話中古全濁唇音、舌音今讀的特殊表現 [Changes of \*b and \*d in dialects around northern Guangdong]. *Doangfang Yuyanxue* 東方語言學 [Eastern Linguistics] 2:185–197.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Zhuang, Chusheng (莊初昇), & Ling Zhang (張凌). 2010. *Hezhou Pumen fangyan de zhuoseyin shengmu* 賀州鋪門方言的濁塞音聲母 [The voiced stops of Pumen dialect in Hezhou]. *Jinan Xuebao* 暨南學報 [Jinan Jour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0.1:105–110.

[Received 15 December 2014; revised 23 June 2015; accepted 26 June 2015]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Institute of Chinese Dialects  
 Jinan University  
 601 Huangpu West Road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510632, China  
 thouxingquan@jnu.edu.cn

## **Categories and Formation of Voiced Features of the Ancient Voiced Initial Consonants in Yue Dialects: On the Validity of Phonetic Features of the Ancient Voiced Consonant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Dialects**

Xingquan Hou

*Jinan Universi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ategories of the present Cantonese voiced consonants which were evolved from the ancient Cantonese voiced initial consonants, discusses the synchronic formation of each category and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e proto-phonetic property of the ancient voiced consonants in Yue Dialects. It presents that the proto-phonetic property of the ancient voiced consonants of Yue dialects should be with a nature of breathy voiced consonant which initially caused the Cantonese tone system to differentiate into two sub-systems of Yin and Yang. The breathy voice then gradually became a redundant feature, which was the foremost reason for it to evolve in multiple directions henceforth. The paper probes as well in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present voiced consonants' being classified into the first parti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dialect classification, towards which it holds a negative view.

Key words: Yue dialects, ancient voiced initial consonant, phonetic property reconstruction, dialect classification